



激浪

特卡其著

2424

特 卡 其

激

浪

仲 佛 震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一九四一年德國法西斯發動了非正義的侵蘇戰爭，蘇聯政府号召全國人民起來捍衛祖國神聖的領土。某海軍學校全體人員也奮勇地投入了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他們在與法西斯侵略軍進行戰鬥中，充分發揮了集體力量，粉碎了敵人企圖從海上封鎖塞瓦斯托波爾的計劃，摧制了敵人的增援部隊，打垮了敵人臭名昭彰的“春季攻勢”。經過這次偉大的衛國戰爭的最嚴格的考驗，証明了蘇維埃武裝力量的無敵，也証明了蘇聯共產黨是人民的領導、指揮和組織的中心。

小說中突出地描寫了社會主義戰士、年青的共產黨員安東·企吉林的非凡勇敢和不屈的意志。在一次攻克諾沃羅西斯克的登陸戰鬥中，他以猛烈的機槍火力，消滅和破壞了敵人的海岸工事和火力點，為登陸部隊清除了前進的道路。不幸，他受了重傷，右手打斷了，但他在同志們的幫助和鼓勵下克服了一切困難，終於達到用左手繪畫，以藝術為武器繼續進行對敵鬥爭。

通過作者所生動刻劃出來的祖國捍衛者的不朽形象，使我們認識到在共產主義教育下的蘇聯人民的優秀品質和他們為保衛祖國與和平的偉大信念。

Дмитро Ткач

КРУТАЯ ВОЛНА

根據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оюза ССР Москва 1954 年版本譯出

激 浪

特 卡 其 著

仲 佛 霞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44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8 13/16 字數 210,000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6) 0.90 元

封面圖作者：И. С. 苏里明柯

統一書号：10078 · 1044

定价：九角

CAB/14/00

“塞瓦斯托波尔人的自我牺牲的斗争是所有
红军及苏联人民英雄主义的模范”。

約·維·斯大林

外交部部長維·米·莫洛托夫的演說對П城海軍學校的全體人員來說，就像很多人一樣完全是意想不到的。莫洛托夫的簡短而激昂的演說剛一結束，“全體集合”的鐘聲便響徹了這幢大樓的每一個房間。

細雨綿綿。水兵們跑到長滿青草的廣場上，很快地站好隊伍。從前這些人只受一般的軍紀的約束，而現在呢，除去習慣的紀律感以外，還加上了一種新的、有力的、尚未完全認識到，但已深刻體會到的東西。

校長布達諾夫上校講了話，接着是政治委員講話……

水兵們一個個走上高高的台階，今天他們不僅說話的聲調不同，就是說話的內容也和平常不一樣，軍人們宣誓：直到最後一口氣，直到最後一滴血，保衛着祖國的榮譽和獨立。

海軍中士安東·企吉林在大会上沒有發言。他站在人群中，不知為什麼把在兵營集訓時領到的那頂閃亮帽檐的新海軍帽摘了下來。睜大了一對平常總是眯縫着的灰色的眼睛，驚異地在同志們的臉上溜動，似乎在問：“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沒有找到回答。他，身材不高，瘦瘦的，狹長的臉，不知怎的看來更矮小、更

瘦弱了。一綹淡黃色的髮絲垂在前額上。

“解散！”的口令發出以後，誰都沒有離開廣場。水兵們各自分成小組，激動地交談着，只有企吉林初次破壞了規定的制度，他在大白天走進宿舍，連衣服也沒有脫掉，就往床上一躺，把臉埋在枕頭里。

“這是怎麼回事？難道這是真的嗎？”這種疑慮頑強地糾纏着他。

企吉林對十月革命已經記不清了。內戰在他的記憶里只剩下片斷的情景：一群騎馬的人向什麼地方飛奔過去了，有一個人正在打槍，母親不知道為什麼在哭。但他是一個五歲的小孩子，躺在棚舍的屋檐下，他甚至對這些事情，也不知道是否可怕……以後他就過着讀書的日子。報紙上登載着可能發生戰爭的消息。但是戰爭像是一種抽象的，不着邊際的，遠離現實的東西。

事實上，周圍的生活那樣美好，怎麼會發生戰爭呢？人們有的在工廠里工作，有的在學校和學院里學習，有的在公園里休息和在戲院里……他們中間有誰需要戰爭呢？安東·企吉林在美術學校學習，打算成為一個藝術家，他愛妻子和兒子柯里亞，並且一定要把他的兒子教養成人……

學校，工作，家庭，同志們——這一切都是他所了解的和習慣了的，這一切使他的生活過得愉快而幸福。有時候，安東甚至暗自想道：自己享有的幸福是不是太多了呢？是不是應該分點兒給別人呢？但是分給誰呢？這樣的幸福，足夠大家來享用的啦，——拿吧！你去享受吧！

以前，他當過水兵。現在，在這個海軍學校里，他把海上的知識教給那些從來沒有正式服過兵役的大陸上的人們。

這裡的人，年齡不同，職業也不一樣：有礦山工人，煉鋼工人，集體農莊莊員，教師，工程師等等。海軍制服使他們變得年輕了，

軍事操作和體育鍛煉使他們更活潑更有紀律了。

其中足有一半以上的人，雖然名為水兵，可是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真正的海，有時甚至連德聶伯河的寬度都會使他們感到驚奇。他們知道，兩個月一過去，把海軍制服往海軍庫房裏一繳，就可以穿上短外衣，提着皮包，各自回到工作台，拖拉機，礦井或是實驗室去了。

安東·企吉林在昨天還帶了水兵們去洗過一次澡，並且開玩笑地說：

“小伙子們，好好地洗一下吧，在路上不用再洗了，以後不能再在紅海軍的澡堂裏洗澡啦！”

這是昨天的事情。

但是，今天安東卻躺在床上，臉埋在枕頭裏，他無法理解已經發生的事情。

安東忽然冷靜地檢查了一下自己。“我怎麼啦？……”他立刻醒悟過來，“水兵們看見我這個樣子，他們會說什麼呢？”

他從床上坐了起來，睜開眼睛，阿爾賽·克拉西克站在他旁邊。安東覺得很難為情，他的臉紅了，但是在朋友面前他並不裝假，因此坦白地說：

“難受，阿爾賽……太難受了。”

海軍中士克拉西克是一個活潑而愉快的人，高个子，鷹鉤鼻，稍帶綠色的眼睛里閃爍着敏銳的目光。在他嘴裏經常有現成的笑話、必要的意見和真心話。但是現在他說什麼呢？

阿爾賽直盯盯地凝視着企吉林的眼睛。

“是的，難受……安東，但是你太過火！太過份了。應該冷靜些。應該更冷靜，更凶狠。必須長期保持我們的力量。這個戰爭決不是一天的事情。”

“你認為是長期的嗎？”

“像是那像。大概把这件大衣穿坏了，我們还要領一件。但是你的鍛煉看样子还不太够，特別对于一个共產黨員來說，这样是不好的。”

克拉西克从來沒有和企吉林用这样的声調講过話。安东忽然看到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以往的克拉西克：嘴唇緊閉，陰暗的眼睛深深地藏在緊蹙的濃眉下面。

企吉林从床上起來，鋪平毯子，整了一整身上的衣服。

“阿尔賽，謝謝你的忠告。我是一个年青的共產黨員。你入党比我早。感謝你。可是你不要認為我頹喪了，我只是一时哽住了嗓門，过一会就会好的。你可知道我想起了奧克薩娜，想起了兒子……”

“是的，是的。”克拉西克很快的說。“我明白。你回家去住一天，好嗎？你家离这里并不远，可以准假的。”

安东重新看到了他面前的向來就是善良而親愛的克拉西克。

“不，阿尔賽，”他說，“也許能准假，但是不能这样做。無論如何不能这样做。我們这兒每个人都有自己親近的和鍾愛的人。誰不想回家看看呢？但現在不是那个时候……”

“那么奧克薩娜呢？”

“她和別人一样……”

二

每一个排都在为自己挖掘單独的防空掩蔽部。作業又艰难，又不習慣。在石礫地上挖掘很覺吃力。企吉林排里有一个水兵，名叫華西里·塔拉涅茨，他小声地为了不叫排長听見，抱怨着說：

“难道这个坑就能避开炸彈了嗎？要是轟隆一声，連骨头都找不完全。真是一口現成的棺材！”

他不停地抽着烟，老擦着臉和長滿了黑斑的細長脖子，这时，他是竭力想叫別人看到自己已經疲乏了。

“那么，你知道轟炸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嗎？”有人向他反駁說。
“你看見過嗎？”

“沒見過，但是聽說過。昨天从基洛沃格勒開過了一輛撤退的列車。听听人家是怎么說的吧！德國人从空中降落下來，占領了城市，飛機盤旋着，發出嗚嗚的吼叫声，投下許多枚炸彈，四下全都昏暗了。”

雅柯夫·薩日涅夫揮動着大鐵鍬，他每次都鏟一普特重的土壤，向自己的肩后拋去。鐵鍬在他粗壯的手里噓噓的响，他聚精會神地工作着，并不用心傾听旁人的談話。但是塔拉涅茨的討好人心的嘀咕声就像糾纏不清的蚊虫那样，嗡嗡地刺着他。薩日涅夫不由自主地警覺起來。

“……还有人說，德國人的全身包着裝甲，連槍彈都打不透。你照准他射击，但他还是一个勁兒地走着，走着……并且每个人的臉上都戴着面具，面具上有的画着魔鬼，有的画着山羊头，或是其他可怕的东西。”

薩日涅夫忍不住了。

“胡說！大驚小怪！”他挺直了寬大的背說。“怕死鬼的舌头長，所以才这样講。要不，就是你自己捏造的。”

塔拉涅茨冷漠地笑了笑。

“我憑什么捏造？难道說我看見過那些該死的法西斯嗎？真見他媽的鬼！”

“要是沒見過，就別瞎說，簡直像是市場上的老婆娘。”

薩日涅夫把鐵鍬丟在一旁，拿起鶴嘴鋤，用力在石礫地上击鑿，火星向四处飛濺。

中士金吉林帶領一小組戰士去運建筑防空掩蔽部用的圓木，

他指定薩日涅夫留下來帶隊。但是帶隊的人不能只是站在每個人的跟前吆喝。他自己首先應該好好地作業。薩日涅夫以前是一個礦山工人，他知道，自己的榜樣比最好聽的和最懇切的話都要有力量。總之，只有在作業中做了別人的榜樣的人，才有權利批評別人。

太陽晒得很厲害。沒有地方可以躲藏。土壤的潮濕的氣息蒸人，大家都感到有點頭暈。甚至像薩日涅夫那樣的大力士也疲乏得昏昏沉沉。但他還是認為挖掘得太少了。於是用低沉的聲音鼓勵着大家說：

“加油，伙伴們，加油啊！咱們要落後啦！”

看來，華西里·塔拉涅茨已經完全搞累了。他靠在鐵鍬上，伸出兩只青一塊紫一塊的磨起泡的手掌。

“瞧見了吧？咱們應當量力行事。”

薩日涅夫向塔拉涅茨的手掌瞟了一眼，一本正經地說：

“應該把磨起的泡弄破，再撒上一把土就好啦。”

大伙兒都笑了起來。但是塔拉涅茨痛苦地皺着眉，他的眼神變得惱怒而憤恨。

“鬼知道你在說什麼！說我是一個有耐性的人嗎？你的玩笑開的真不是地方。”

“我可沒有开玩笑，”薩日涅夫低聲說，在他說話的聲調中含蓄着指揮員的口吻。“你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法西斯不會等我們把防空掩蔽部挖好再來的。再說你也得估計到，往後的日子將更困難。要養成習慣！明白嗎？好，別閑扯啦，動手干起來吧！”

重新響起了鐵鍬聲和鶴嘴鋤聲。熱的汗珠滴在裸露的胳膊上和地面上，冗長的土坑越挖越深。已經看不到坑里的人頭了。但是，磨光了的鐵鍬還是來回地揮舞着，在陽光中閃爍發光。

“中士為什麼還不回來，”薩日涅夫想，“坑的深度已足夠安置

圓木了。”

三

企吉林在城里耽擱了一陣。載着建築木材的卡車從狹窄的胡同里馳出來，想越過中央大街去，正當開足馬力行駛的時候，就刹住了車，因為道路被稠密的人群擋住了。人們相互擁擠着，向着同一個方向走去。

安東最初看到的只是從各方面涌來的人群，和聽到一片嘈雜的喧嚷聲，它像是從遠處海上滾滾而來的浪濤聲，在風嘯聲中，忽高忽低。待會兒，安東的眼睛習慣了，他已經能夠看清楚個別的人形和面貌了。

一位老年人拉着一輛小車，車上堆着一些家用雜物，這些東西像是從火災中搶救出來的。雜物上坐着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他們大概是這位老年人的孫子和孫女，一個老太婆在車後推着。兩個老人形態憔悴，神色慌張不安，但是孩子們卻快活地玩着，這些嘈雜聲、擁擠的人群和不平常的情況都叫他們感到有趣。

安東覺得喉嚨里火辣辣的，像是有什麼東西哽住了。他想：也許，奧克薩娜和兒子也像這樣？……他緊咬住牙齒，更加注意地凝視着人群。

一個白髮的女教師帶領着一群孩子。她竭力想叫孩子們手拉手，兩人一排，按照學校的規矩往前走。但是孩子們驚慌地擠成一堆，向一旁跑着，避開從他們身旁馳過的車馬。年老的女教師差一點哭出聲來，但終於抑制住了。她受了委託要把孩子疏散到離戰爭較遠的地方去。不管怎樣困難，她還是要完成這個任務。

過一會兒，老头和車子，女教師和孩子們已經看不見了。他們像木片一樣在人海中消失了。在安東的眼前已經出現了另一幅圖

景。难道他能把它忘記嗎？

从拐角上奔出來一个小女孩子。她向前伸張开一双又瘦又髒的小手，忽兒往这边跑，忽兒又往那边跑。她絆了一跤，倒在地上。

“媽——媽！媽媽！”她喊着，發出絕望的、驚駭的聲音。

安东从卡車上跳下來。顧不得四周的東西，一股勁兒跑到小孩跟前，把她抱在懷里。

“你媽媽在哪里？為什麼只是你一個人？”

“我不知道，”女小孩哭泣着，懷着希望朝安东看。“我媽媽本來是在這裡的，後來……後來就不見了。我媽媽在哪里？”

“別哭，我們能把你媽媽找到。”

安东撫摸着她的蒲公英一般的金髮，緊抱着溫暖的瘦小的身體。隨後同女小孩一起爬上汽車的擋泥板，仔細瞧着人們的臉孔，好像能認出陌生的女人似的。

“仔細看，尋找你的媽媽。你叫什麼？奧麗霞？好極了，奧麗霞，咱們一起來看。”

一個女人像從地下鑽出來似的，她發瘋般地撲向卡車，一把抓住了小女孩，摟着，吻着。這時，她那非常美麗的眼睛里閃爍着幸福的光芒。

“現在你們到哪里去？”企吉林同情地問道。

“上火車站去。聽說那里已經準備了一些撤退的列車……老天爺，我不知該怎樣感謝您！”

她將小女孩抱在懷里，就匯合到人群里去。

“換一個方向！”安东對司機說。“這兒過不去。”

他所見到的和感受到的一切使他整天無法平靜下來。晚上，他痛心地告訴克拉西克說：

“只要今天能結束戰爭，我願意把自己的兩條腿鋸掉。”

“別縱容自己，安东，”克拉西克說。“你不是在說蠢話嗎！”

“我明白，但是……我所看到的是些什么！”安东嘆了一口氣說。“哎，要是成年人，那他可以統盤考慮一下，應該干什么。但是孩子們！年幼無知，難道也讓他們遭受這樣的痛苦嗎？”

四

月亮上升了。天空中突然傳來飛機的隆隆聲。

戰鬥警報拉响了。水兵們拿着槍和防毒面具，從營房裏跑出來，奔向防空掩蔽部去。企吉林命令大家不要探出身來，但是他們全都擠向出口處，每個人都想看看將要發生的情況。因為敵人的飛機第一次出現在城市的上空。

企吉林憑借領隊的地位，坐在出口處，監視着夜晚的天空。被月光照亮了的燦爛的蔚藍色天空，正像新的地球儀上的海洋一樣。銀色的朵朵白雲，像是百合花的花瓣。

天空中蕩漾着嗡嗡的響聲，但是既沒有爆炸聲，也沒有射擊聲。

“大概，是我們的，”安东聽見薩日涅夫的說話聲。

企吉林越來越喜歡這個沉着的巨人。因為他在執行一切命令時，從不慌張，並且十分努力和頑強。當企吉林運到了建築防空掩蔽部用的木料時，薩日涅夫像熊一樣的扑到圓木堆上。他一個人扛着三個人都搬不動的沉重的木材，很熟練地把它們鋪設起來。

“你少拿一些吧，”當時企吉林對他說。“說不定你會扭傷的。”

“中士同志，我不能少拿，”薩日涅夫扭轉粗大的、肌肉發達的脖子回答。“這兒工作正緊張哩！……”

飛機的響聲愈來愈近了。

“嗯，當然是我們的，”薩日涅夫又重復了一遍。

但就在这一刹那，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了轟隆一声，接着密集的射击声刺破了沉靜的銀色的夜空。防空掩蔽部里的人們退避到黑暗的深处，但他們馬上又奔回到出口处。

“往哪里跑？回去！”企吉林嚷道。

“这也是我們的？”華西里·塔拉涅茨說。

这几个字眼的音調不知为什么把企吉林惹惱了，他突然叱責塔拉涅茨，說：

“是我們的，不是我們的，您別作声！”

射击声更頻繁了。远处着火了。天空染成一片粉紅色，爆炸声愈來愈近了。塔拉涅茨的背緊靠在土窖的冰涼的牆壁上。

“我們就像田鼠似的躲藏在洞里，”他抱怨地說。“那怕發給我們一挺机关槍也好。难道就这样能和德國人打仗嗎？”

学校里的确没有机关槍，甚至連步槍也不够分配給每一个战士。因此，步槍教練課程只能按照日程表進行調配，擦槍練習也是大家輪流進行的。学校不是作战單位，所以学校的武器是根据平时學習必需的数量來發給的。

薩日涅夫責備塔拉涅茨說：

“仗可够你打的，机关槍和步槍也是够你用的。”

“他正是害怕这个，”黑暗中有人說。

企吉林听出这是菲道尔·別洛盖的說話声。

“你自己害怕，”塔拉涅茨賭气地說。“瞧，甚至躲到角落里去了！……怎么，我說的不对嗎？打仗，就得像打仗！必須用全部力量去打击敌人。否則，算是怎么回事？俗語說得好：英雄無武器，不能称强①。”

“沒想到你知道这样一句俗語！人家沒請教你應該怎样打

① 意即：巧妇难为無米之炊。

仗。”

“那还用說，他是一个偉大的战略家！”

“別說話！”企吉林喝住了爭吵者，說。“需要的时候，会發給武器的。要是不發給武器，那就是說，目前还用不到我們。”

跑來一个气喘吁吁的通訊員，驚惶不安地嚷道：

“中士企吉林在這兒嗎？”

“有！”

“赶快帶領全排前去……校長的命令。”

他們一下都奔出了掩蔽部，把防毒面具弄得叮当的响，弯着腰，前前后后地跑着，好像敌人的飛行員能發現他們似的。

因为企吉林这一排的防空掩蔽部的地点比其他排的远一些，所以全排最后跑到。企吉林刚开始向校長报告，但是对方嚴厉地阻止了他，說：

“为什么來晚了？”他沒有等待回答，就和平常一样的直截了当地接着說：“法西斯在轟炸火車站。衛生列車着火了。以排為單位上火車站！去救火，搶救伤员。”

从这兒到火車站有几公里的路程。其中最近的一条道路必須通过深澗和茂密的灌木林。大家对这一帶的地形都不很熟悉，夜晚辨別方向更为困难。

“派偵察員！”布达諾夫下命令。

企吉林选派雅柯夫·薩日涅夫和華西里·塔拉涅茨兩人当偵察員。于是他倆在黑暗中消失了。过几分鐘，全排人員也出發了。

当塔拉涅茨还能聽見同志們的談話声，还能看到廣場和兩層楼的校舍时，他覺得自己很鎮靜。但是这一切在黑暗中剛一消失，面前只剩下了一条不熟悉的、中士命令進行偵察的道路时，他心里就开始感到忐忑不安起來。

但更不幸的却是月亮鑽進了烏云。四下成了漆黑一片。塔拉涅茨把在路旁碰見的头一株灌木看成了一种有生命的动物。

“誰在那里？”他用勉强从嗓門里挤出來的、嘶啞的声音喊道。

沒有人回答。薩日涅夫在右边走着，距离塔拉涅茨有一百公尺光景，他沒能聽見他的喊声。華西里停了一下，覺得胸口填塞着令人寒冷的恐懼，他突然禁不住的大声叫喊起來：“薩——日——涅夫！”

“你那兒怎么啦？”傳來了答話声。

粗大的噪音安慰了塔拉涅茨。

“必須跟着薩日涅夫，”他想，“但是，为了不脫离排的隊伍，也不能走得太急。”

他鼓起勇气向前迈步，心里嘀咕着企吉林。“他怎么不派別人！不用說，企吉林是不喜欢他的，不喜欢塔拉涅茨。那讓他自己來走走吧！尝尝在黑暗中走路是个什么滋味。但要知道，他也派了薩日涅夫，可是中士是喜欢他的。并且对薩日涅夫來說，这却是無所謂的。因为不論給他馱上什么东西，他都会馱着走。真是一匹能干的馬！并且还是个馬屁鬼呢。就拿他挖土和在肩上扛木材來說，他对企吉林的每一句話，都是高兴地回答：‘是！’看他說話的那股勁兒，为了討好，他拚命地干活。無怪人家已經在指定他領隊了，大概不久可以在肩章上加添錦条了吧……”

“哎喲！”突然塔拉涅茨喊叫一声，他覺得身体失去了重心，一个斤斗往下栽去。

他的臀部在一塊石頭上碰得很痛，他一動不動地坐了很久。後來，隱約地看清有一垛又高又陡的岩壁，他就是从那兒跌下來的。想攀上这垛陡壁是办不到的。岩壁的兩边都是黑沉沉的深谷。

恐懼束縛住了塔拉涅茨的身体。怎么办？在這兒等到天亮再回學校去嗎？不，这样他会受到处分的。因为在战时他沒有执行

命令。人家会把他送交軍法处去審判……。沿着谷底尋找出路呢？但是这个思想却叫塔拉涅茨害怕得毛髮都豎立起來了。

他弯着腰坐在那兒，活像一只被追逐的野獸似的，一对驚慌的眼睛呆呆地向四下观望。漆黑的、令人胆寒的幽靜籠罩着他。只有在火車站的上空，还有飛機的隆隆声，不时看到高高的火柱冲上云霄。

月亮又从烏云里露出來。开始明亮了。恐懼逐漸在减退。華西里小心地向前迈着步子。深谷里潮湿、寒冷、可怕。華西里終於走到了斜坡前，爬上了山谷的邊緣。茂密的灌木林像一堵高牆聳立在華西里的面前。每一棵樹似乎都在威脅着他。但是喊叫比一声不响的走更加可怕。他在人家身旁溜过时，本來可以不被發現，要是他喊叫，就会引起他人注意。塔拉涅茨擦了擦額上的冷汗。

現在他才明白，自己跟薩日涅夫和排老早就失去联系了。他远远地掉在后面，如今他迷失在不熟悉的野灌木林地区。为什么他應該遭受这样的折磨呢？为什么他这样不幸呢？

在他耳旁响起了一声尖銳的叫喊：

“站住，誰？”

華西里吓得差点兒失去知覺，他結結巴巴地說：

“这——这——这个……自——自己人。”

“誰是‘自己人’？”

塔拉涅茨被陌生的战士团团圍住。槍上刺刀的閃光逼着他的眼睛。

“我……是学——校里的。迷了——路……摔倒了……”他喃喃地說。

“喝醉了吧？”有一个战士問道。

“我們來檢查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醉鬼，”另一个战士回答。

“把他的槍拿過來……喂，你！起步走！”他威嚴而粗暴地喊出